

岑凯伦言情小说系列



绿色山庄之二

情浓一片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(黔)新登字(90)04号

责任编辑：郭 懋

封面设计：铁 它

绿色山庄(二)

情浓一片

岑凯伦 著

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(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)

湖南慈利县印刷厂印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1印张 350千字

1995年10月第一版 1995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套

ISBN7-5412-0591-5/I·195 全三册定价:24.00元(每册)

岑凯伦言情小说系列



绿色山庄之二

情浓一片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封面设计 / 吴新杰



什么是永恒的真情，不变的真爱？

这群男女同学，三年的校园生活，三年的人生爱情道路，在这爱恨交织，纠缠不清的男女关系中，带着一种永恒的怀念，各自的爱，奔向生活旅途——各自归宿。

人生，是一知回旋的道路，它的起点，也就是它的终点，在这个校园里，在这个绿色山庄内，他们迈出的最后一步，仍然踏上她们的第一步，这是造物主的奇妙？

ISBN 7-5412-0591-5



9 787541 205910 >

ISBN7-5412-0591-5 I 195

全三册定价 24.00元(每册 8.00元)

内容提要

什么是永恒的真情,不变的真爱?

这群男女同学,三年的校园生活,三年的人生爱情道路,在这爱恨交织,纠缠不清的男女关系中,带着一种永恒的怀念,各自的爱,奔向生活旅途——各自归宿。

人生,是一条回旋的道路,它的起点,也就是它的终点,在这个校园里,在这个绿色山庄内,他们迈出的最后一步,仍然踏上她们的第一步,这是造物主的奇妙。

8 “!县不集县，好答回“

他生平飄泊地，在赤坑上所受的冷遇，他更在

校园里阳光耀眼，是深秋的好天气，阳光下，人类很容易抛开一些烦恼。

“徐晓晴，看你的样子该是独生女。”黎群连名带姓地叫。

“不，我有个哥哥，大我六岁，但也在美国。”

她说，“你呢？还有一个叫黎瑾的妹妹？”

“嗯！”他点点头，“告诉我，为什么在教室里，总有一对眼睛悄悄地跟随着我？”

“你——”她脸红得像柿子，要说什么呢？我可不知道！”

“不知道吗？”他捉弄地，“她功课比我好，却总要借我的习题或笔记，你说是什么原因？”——

“你真恶劣！”她假装生气，柔媚的娇态，十分动人。

“好吧！”他停下来，又深又黑的眼睛停在她的脸

上，“你是不是有点——喜欢我？”

“黎群——”她吃惊地退后一步，他问得这么直率、这么大胆，她受不了。

“回答我，是或不是！”

他近乎强迫地，在亦筑身上所受的冷落，他要在晓晴身上得到补偿。

“你不能这样问的，你知道吗？”晓晴挣扎一下。

“喜欢与否，我不会说出来，我要放在心上。”

“我要知道！”他上前一步，捉住她的手，“告诉我，我不要你放在心上。”

他的凝视使她的心发颤，她早已喜欢——不，爱上他，又何必吝嗇不说呢？

这不是她早已渴望的吗？犹豫什么呢？喜欢，爱一个人，并不羞耻，是吧！

“你要我怎么说？难道还不知道？”

她眼光如醉，声音如梦，小小的脸上布满红晕。“为什么你一定要问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你说，我要你说！”他不顾一切地说。“我——”她舔舔发干的唇，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，似乎——很久了，我已经——喜欢你，我注视着你，搜寻着你，只是——你不看我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做，也没想到今天——我只在等，盲目地等！”

“是吗？”他满意地笑一笑，“现在你怎样？我不但

看了你，而且还约了你！”

“我——”她微张着唇，有些委屈地。

“我会吻你，不是现在，星期六吧！”

他毫不在乎地说，他对她说吻字，似乎是一种施舍。

黎群她难堪地坐着，吻，对她来说，是神秘的，罗曼蒂克的，充满柔情的，但他竟那样说出来，他是怎样的一个男孩？除了爱，她开始有点怕。

“哦——”他怔一怔，发现她脸上的极端难堪，他皱皱眉，刚才说了些什么？

似乎很模糊，他竟记不得。

“别想了，我——讲着玩的！”他微有歉意。

捉弄她这样一个女孩，于心何忍？

他默默放开她的手，继续往前走，那些不耐烦和冷漠又都回到脸上，他几乎忘了身边还有个徐晓晴。

她暗暗叹了一口气，眼中更显迷朦了，黎群除了讲那些奇怪的、使人难受的话之外，就是沉默，但两样比起来，她情愿他说话。

可怕的沉默，有时真能令人窒息。

远山，近水，傍晚的碧潭，美得像幅画。

行人渐疏的堤边，坐着一对使人羡慕的年轻人，男的高大、英俊，女的稚嫩、秀逸，他们肩并着肩，愉快的笑声绕着四周，那是雷文和黎瑾。

“黎群真怪，居然带了个徐晓晴来黎园，我一直以为他喜欢亦筑。”雷文说。

“有什么好怪的？天下就只有亦筑一个女孩？哥哥难道不可以喜欢别人？他告诉过你，他喜欢亦筑的吗？”黎瑾憋憋嘴。

“他虽没说过，我可看得出，”雷文说，“我想一定是他在亦筑那儿吃了瘪。”

“废话！”她不以为然。

“方亦筑有什么了不起？凭什么哥哥还会吃瘪？只有你，一天到晚亦筑、亦筑的，好像只有亦筑最好，你自己为什么不去追她？”

“我不是有了你吗？何必去追她？”雷文笑。

“如果没有我呢？”她颇认真地。

“那可说不定了，亦筑是个好女孩呀！”他开玩笑。

“哼！”她冷冷哼了一声，把脸转开。

“跟亦筑在一起，会使你愉快、无忧，她讲的话很有深度，听来舒服，而且她不做作，不像一般女孩子。”他不曾注意她的不快，继续说。

“她既有那么多优点，你根本不该来找我！”
她突然站起来，板起冰冷的脸。

“什么话，小瑾！”雷文顺手握住她的手，她用力甩几下，甩不开他，满脸不屑地把头扭向一边。“你怎么会为这小事又生气，我根本——随口说的。”

“随口说的！”她转回头盯着他，“随口说的才最真实，我早知道，你和方亦筑中间不简单！”

“小瑾，你可要凭良心！”他叫起来，“我和她再简单不过了，我一向当她男孩子看待，而且，她也是你最好的朋友呀！你还不信任她！”

“再好的朋友在这方面也得分清楚！”她坚持地。

从开始，她就怀疑雷文和亦筑，至少，她以为亦筑喜欢雷文。

“方亦筑不接受哥哥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你？”

“我！”雷文跳起来，“可能吗？这个笑话未免太大了！”

“一点也不笑话！”她不屑地说，“我了解方亦筑，我知道她喜欢你这一型的人！”

“你了解她？”雷文大笑起来，“你恐怕连自己都不了解不清楚，十足还是个小孩，只会瞎忌妒，亦筑和我

一清二白，以前——我约她，她都一再拒绝，你真不该误会她！”

“讲实话了吧！”她苍白的脸上有一抹妒火，“你约她，可见你们之间有事！”

“小瑾，你可知道是多久以前？亦筑是我进大学第一个认识的人啊！”他再叫。

“第一个认识就了不起，是吗？这叫一见钟情嘛！”她冷笑地讽刺。

“我一见钟情的是你，记得那喷水池前有雾的早晨吗？”

他拉着她一起坐下，“别谈亦筑了，谈别的，免得浪费宝贵的时间。”

“别谈她也行，你以后不许理她！”

她看着他，浅浅的笑意在嘴角扩展，古典美的脸十分动人，虽然是个无理的要求，他也屈服在她的笑脸之下。

“好，不理就不理！”他拥住她，“如果她找我呢？”

“你可以躲呀！”她笑意更浓，她渐渐发现，微笑攻势似乎更有效些。

“看见你们在一起不舒服！”

“好，好，都依你！”他轻轻吻她，“只要你高兴。”

她满意地笑了。

他自小遗传的狭窄心胸，猜忌，强烈的占有欲，使

她无法再继续和亦筑的友谊，不想亦筑是除去雷纹之外的任何人。星期天休息，她也要雷纹一起进去。

雷纹爱情的迷惑使这毫无心机、不爱思索的男孩就犯于一时，但谁知道能否永远关住他？真正的爱情绝不是这样的。你爸爸近来很少回黎园，是因为我吗？”他问到：“别提他！这风流成性的老家伙！”她脸色立刻变了，口吻不像是父亲。“不回来更好，仗着有钱又漂亮，几乎忘了他已经四十三岁。

他一定又认识了什么不正经的女人！”“你怎能这样说你父亲？”他惊讶而不同意地。“你对他再不满，至少他总是你的父亲，而且，你母亲死了十多年，他有权交女朋友，谁规定四十三岁不能再有爱情？”“爱情？他也配？”她尖刻地，美丽的脸有些扭曲。“他如爱过我妈妈，今天就不能花天酒地，虽然我

妈妈死了，他的爱情应该陪葬！”

“爱情应该陪葬？你以为今天是17世纪？”他嚷着，“老实说，我不觉得你爸爸有什么错，男人就该这样。”

“好，你想学他？”她狠狠地。

“你可知道他的女朋友是什么什么人？舞女，酒女，歌女，交际花，没有一个正经女人会看上他！”

“小瑾，你不必这么激动，”他拍拍她，笑一笑。

“你应该设法了解他，不该仇视他，四十三岁的人需要什么？一个温暖的家，一个温柔的太太，但是他没有，难道他不应该找寻吗？舞女，酒女，歌女，交际花并不都坏，她们也是人，有什么不同吗？难道她们天生注定不许有爱情？我看出你爸爸很空虚的样子，他在找填补的方法。”

“一个温暖的家，一个温柔的太太，”她咬着牙说，“你可知道是他自己毁的？”

“什么？我——不明白？”他睁大了眼睛。

“你当然不会明白，”她冷笑。

“这就是我恨他的原因，我妈妈，就是被他的风流成性所气死的！”

“是——吗？”他不信地，“我看他不是那样的人。”

“你看他不是，但事实如此！”她不屑地，“他以为他够漂亮、够潇洒，以为自己是情圣，对漂亮的女人

见一个爱一个，完全不负责，他死有余辜！”

“小瑾，你知道你在讲谁吗？”他制止她。

善良的个性，使他不能忍受女儿如此对父亲。

“你好像在讲一个杀母仇人，你不能这样！”

“杀母仇人，哼！”她冷哼，“难道他不是？”

“他——杀死你母亲？”他吓了一跳。

“也差不多了！”她看看潭水，满脸都是恨。

“他和妈妈是青梅竹马的伴侣，他们的婚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，婚前，他对妈妈还不错，生了哥哥，就完全变了，先是花天酒地，每晚喝得大醉回来，后来，竟和工厂一个女职员恋爱起来，偏偏这个女职员是妈妈的最好朋友，你说妈妈怎能忍受？内心痛苦使身体愈来愈坏，终于在生了我之后，没多久就死了，你说还不等于是他杀了妈妈？”

“你——怎么知道这些事？”他问。

“我一”她一愣，犹豫一下，慢慢说：“我看了许多妈妈的日记。”

“你妈妈的日记？”他皱起眉心，“如果她真是这样写，你也只能信一半。”

“为什么？我相信妈妈的每一个字！”她眼中水雾迷蒙，声音哽住，“你不知道妈妈有多么可怜，简直是一本血泪史。唉！有钱又漂亮的男人，多半靠不住！”

他沉思一阵，不理她对男人的揶揄。一个又一个男

“我不是说不信你妈妈所写的，”他慢慢地说，“我只是觉得，不能凭一面之词而定罪，你父亲必有他的苦衷。”

“苦衷！他还会有苦衷！”她尖锐地笑起来，这笑声和她眼眶中的泪水极不调和。

“他的苦衷是没有更多漂亮的女人上他的钩！”

“别这样说，”他摇摇头，“不去了解而先指责，我想你会后悔的。”

※ ※ ※ ※ ※

她不响，神色奇特地注视着远方，过了许久，许久，才用一种听来让人难受的声音说：“了解吗？他何尝给我机会？”

“哦！小瑾！”他拥住她，他想不到这看来简单的三个人组成的家庭，竟有那么多复杂的关系。”

“原谅我说的那些话，我只是不了解你们的

事。”
“别谈了，”她吸一口气，淡漠地摇摇头，“这些都是许久以前的事，我不该再提出来，我应该设法忘了它，无论如何，我已经长大，不需要再依靠谁，我也

能过独立生活，随便他怎么做吧！”

“我相信——他会为自己安排以后的生活。”他低声说。

沉默地坐了一会儿，潭中的水位上升了，正是涨潮的时候，一阵风吹过来，有一抹深深的凉意，冬天，在不知不觉中来临了。

暮色中，两个相依的人影，慢慢走下河堤，潮水，更高了，天色，更暗了。

黎园中的灯光，在巨大的园林遮掩下，显得微弱而默谈，呼啸着的夜风，吹来阵阵寒意，使人战栗。

雷文拥着黎瑾，快步地往屋中迈进，踏着枯干的树叶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使人听来极不舒服。

“黎园真太大，让我独自在这里走，我会害怕。”雷文坦白地说，“你呢？”

“我不怕，”她淡淡的笑，“有什么可怕的呢？我生在这儿，长在这儿，或者我会继续住下去，直到我老了，死了，怕什么呢？何况，妈妈的灵魂安息在这儿，说我陪她或她陪着我都行。”

“你还打算住一辈子？你不愿嫁给我？”他笑着，想驱散害怕的感觉。

“谁说我一定嫁给你了？而且——你不能来这里住吗？”她说。

“没有理由丈夫住太太家的，不怕给人笑话？”他